

孤鸿影

李东野

著

柯伦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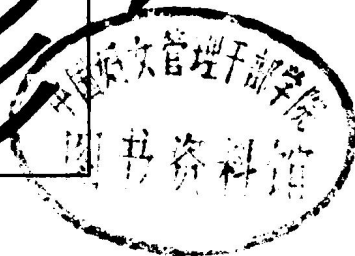


孤鸿影

李东野 著

柯伦 校点

中州古籍出版社



033124



女子学院 0029728

内 容 提 要

《孤鸿影》主要描写民国初年时施长衡与崔绿绮、冯彩鸿三人之间的爱情纠葛。施长衡与表妹崔绿绮相互爱慕，即将订婚，突生变故，施长衡愤然出走，中途轮船失事，被华侨巨商冯彩鸿救起，留居海外。施长衡年轻有为，冯彩鸿对他一见钟情，但施长衡因思念绿绮而无意于冯，便不辞而别，回国寻绿绮，彩鸿也跟随而至沪。后彩鸿被拆白党人炸伤，垂危之际，要施崔二人在自己床前举行婚礼，礼未毕。彩鸿长逝。作品以哀婉的笔调描述了冯彩鸿只身影单的不幸身世，及与施长衡生离死别的爱情遭遇。辞意凄婉，缠绵悱恻。

中国古典讲唱文学丛书

孤 鸿 影

李 东 野 著

柯 伦 校点

责任编辑：郑 荣

中州古籍出版社出版

(郑州市花园路54号楼)

河南省新华书店发行

河南荥阳县印刷厂印刷

950×1168毫米

32开本

8.5印张

212千字

1987年11月 第1版

1987年11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8600册

ISBN7-5348-0002-1/I·3

统一书号：10219·146

定价：1.75元

序

时人谓归元恭《万古愁曲》、杨诚斋《二十一史弹词》为弹词滥觞，后人作弹词者，群以此法为法。虽曰杨子云雕虫小技之亚，而与社会上有极深之关系，乱于老嫗之称道《玉蟾缘》《天雨花》等等，是其明证也。此说虽然，而于弹词发源正流之道，尚属不宜。民哀不敏，读书二十年，碌碌无所长，惟于弹词一道较有心得，幼承庭训，长而赖此生活，二五四三，律吕严明，平上去入，时时磋切。每见坊间流行之弹词小说，有延至十余字为一句者，有一句中杂以二三接笋虚字者，皆窃非之。进言之，弹词与鼓词有别，若延至十余字，或多砌接笋，即与鼓词朦混。《贾凫西鼓词》、《庚子国变弹词》，皆为杰作，而其疵病，即在鼓词、弹词不分。盖弹词正宗，以七字为率，而上下句最妙似对非对，运用成语，如白香山之诗句然，斯为尽善尽美。时流不乏贤者，往往有长于诗古文辞，而其秉笔为弹词，则不堪竟读。究其原因，拘于归杨之法，执于《玉蟾缘》《天雨花》之癖见，遂一唱七八十句，延三字于句上者有之，延四五字于句上者亦有之，当实不成其为弹词矣！吾闻之，诗衰而词兴，词衰而曲兴，曲衰而弹词兴，故欲成弹词善本者，非尽罗诗词曲三者之善不可。十年以还，仅新闻报刊登之《孤鸿影》弹词，庶不背此旨。晚近出版界，淫文谰言，多所刊布，独此足备一格之描香绘影文字，反无善本。呜呼！吾有憾也。新民肇基之始，周子剑云，请于严子独鹤，即首刊布《孤鸿影》弹词，知余浸淫于此，驰书所索序。余乐周子之见，与鄙意吻合，乃书此报之。东野见之，其许我乎？岁在屠维协洽清和上浣，南沙姚民哀序于珠兰庵。

1913

目 录

上 卷

序.....	(1)
第 一 回 扫墓.....	(1)
第 二 回 酒楼.....	(7)
第 三 回 秋千.....	(13)
第 四 回 延医.....	(18)
第 五 回 结怨.....	(24)
第 六 回 斗草.....	(30)
第 七 回 探亲.....	(37)
第 八 回 旅愁.....	(45)
第 九 回 忤情.....	(52)
第 十 回 蹈海.....	(59)
第 十 一 回 慈航.....	(65)
第 十 二 回 琴心.....	(72)
第 十 三 回 絮语.....	(79)
第 十 四 回 晓妆.....	(85)
第 十 五 回 侍疾.....	(93)
第 十 六 回 欢迎.....	(100)
第 十 七 回 试妹.....	(108)
第 十 八 回 家庭.....	(114)

下 卷

第十九回	跳舞.....	(124)
第二十回	惊庞.....	(132)
第二十一回	落阱.....	(139)
第二十二回	探病.....	(146)
第二十三回	话别.....	(155)
第二十四回	戏兰.....	(164)
第二十五回	屠狗.....	(172)
第二十六回	家书.....	(179)
第二十七回	许婚.....	(186)
第二十八回	墨迹.....	(194)
第二十九回	失踪.....	(201)
第三十回	剧场.....	(211)
第三十一回	吓诈.....	(220)
第三十二回	贾玉.....	(227)
第三十三回	缉捕.....	(235)
第三十四回	遗嘱.....	(242)
第三十五回	结婚.....	(251)
第三十六回	鸿影.....	(258)
后记		(266)

第一回 扫 墓

东方日出映纱窗，儿女江南理晓妆。云鬓堆成七宝丽，凤鬟低覆两眉长。他生前是，比到花月难为媚，便是死后啊，埋向沙丘土亦香。你看西子湖边有一个苏小墓，艳名终古占钱塘。芳魂寂寂归黄土，却赢得，春色年年上绿杨。千载明妃具侠骨，独留青冢在遐荒。至今无定河边水，还呜呜咽咽的，如奏琵琶出塞行。

这也不过略举数端，像这种典故，古今中外，车载斗量，那里说得尽许多。

风雨亭前吊秋瑾，虎丘山下揖真娘。年年寒食东风里，断碣残碑矗夕阳。生死不离红粉劫，声名远播白云乡。清丰明月无人管，待我来，收拾遗闻付锦囊。多少哀情与艳迹，古今形管扬流芳，说来岂必是荒唐。

列位乘着电车到徐家汇去，经过宝昌路，也曾分出一分一秒钟的工夫，隔着玻璃窗，偷瞧一瞧道旁的风景么？列位将说，道旁风景，已经看得烂熟，不过是两行绿树，几处红墙，千百座玉宇琼楼，都是外人的住宅，两四处竹篱茅舍，还不脱农家的天真。舍此以外，还有碧悠悠的草地，坦荡荡的大道，或平如砥，或直如矢，表曝于朝阳夕照之中，好看虽然好看，却已划入外人势力圈中。真个风景不殊，举目有山河之感了。

咳！列位只知其一，未知其二。只看了地面上的现象，却不晓得地皮底下，黄泉墟壤间，还蕴着一段风流义侠哀感

预艳的历史。若把那悲欢离合之状、死生契阔之情。掇叙起来，酒后茶余，也足以供谈助。今日晴窗多暇，列位又是一堂济济，在下且把这一段故事，提纲挈领，编成歌词，先弹唱一阙，倒也使得。

落尽嫣红花满架，春去春来，莫挽东风驾。隔院闻鹃清泪泻，孤鸿况是啼秋夜。还忆当年歌席罢，十斛明珠，量得春无价。茧有丝蚕香有麝，无非为作他人嫁。（《蝶恋花》）

且说星期某日，在下闲着无事，踱到宝昌路某号门牌，访一位朋友，谈了一回天告辞出门。那时正值暮春天气，路旁边种的几千百枝洋葡萄树，嫩绿齐抽，远远一直线望去，好象天公做美，地祇献灵，在半空中张挂着两行油碧之幕。路的中央车如流水，马若游龙，摩托卡呜呜然，自由车铃铃然，革履声橐橐然，罗裙边拂拂然，有声有色，倏往倏来，同那莺梭燕剪、蝶阵蜂衙一般忙碌。但见：

游人结队各嬉春，况兼那，有女如云数不清。翠袖翻来花下蝶，轻声啾出柳边莺。香车宝马争驰骤，红袖青衫两送迎。领略春风无限意，踏遍了，洋场十里软红尘。

那是通衢大道上女士嬉春的景象。你看路边那：红楼天半高如许，浅碧玻璃一色莹。中有佳人窥半面，俏庞儿宜喜亦宜嗔。

这是近在目前的风景，还有一带远景也可领略领略，莫辜负了东皇一番布置：

桃花十里红无赖，柳树千丝绿有痕。溪色远粘青草没，炊烟上与白云横。

咳！但想今时何时，此地又是何地？春阴冉冉，慨我生之不辰，夏域茫茫，托他人之庇宇。列位试看，以前我国天津一城，不是狼繁盛的吗？只以民智未开，庸臣误国，启团乱以召外侮，到后来变成一片瓦砾场了。还有南

京一处，不是历代帝王之州，东南数一数二的大都会吗？洪杨之役，二次革命之役，一炬之下，可怜成了焦土了。便如外国，你看比京泊鲁塞尔，塞京贝尔格勒，在欧洲也算是繁华富丽的所在，自欧战开幕后，小不敌大，弱不敌强，便也付诸劫灰了。古今中外事同一律，只要国力不足，凭你什么金城汤池、琼楼玉宇，终究保守不住。不是地图易色，便是沦为废丘，供后人凭吊而已。这上海一埠，久经租借，我辈对此洋场十里，禾油麦秀，安得不触目兴嗟呢！在下想到这里，心中老大的不高兴，口中不知不觉的吁了一口气。那路上行人，见我这种愁眉叹气的样子，都在暗中窃窃私议，不笑我是书呆子，便怪我来煞风景。咳！你等熙熙攘攘，鱼游沸鼎，竟为莲叶之嬉，燕处燎堂，犹作稻粱之乐，怎知我伤心人别有怀抱也！正是：

无多岁月供涕泪，有限心情付踏青。剩水残山还入画，鸟啼花落最关心。岂能感慨随流辈，端为聪明误此身。尘世茫茫谁与语，忽听得，杜鹃儿啼血一声声。

在下且思且走，略一瞻顾，瞥见距左边数十步而遥，有一簇树林，映在斜阳里面，葱葱郁郁，极其茂盛。在下爱那地方幽秀，便转一个弯前去赏识。到得贴近，认出是人家茔地，黄土一抔，围护着几十百枝松柏，钟灵毓秀，气象万千，不由得肃然起敬。暗想这人生平必然怀着一股慷慨激昂之气，或是一种缠绵悱恻之情，生前遭逢挫折，未曾发泄出来，到得死后，躯壳虽坏，精灵却是不灭，蓬蓬勃勃，穿透几重衣衾棺槨土泥草莱之属，挺长松之千尺，产灵芝而九茎的。你看：

孔明祠外柏森森，千载明妃冢上青。窃药羿妻奔月窟，衔冤帝女化精禽。望夫化作三生石，倩女离将一代魂。有的是，冢树枝头皆北向，有的是，石尤风暴阻南行。生前埋没胸中气，死后谁能

杆此情。

痴想未已，奇象忽现，微风习习自对面来，挟着一阵嘤嘤啜泣之声，送入耳朵里，如怨如慕，如泣如诉。在下那时立在树林背后，声浪却是从树林前面传来，那呜咽痛哭之人，被马鬣高封，挡住了影儿，不可得见。只有焚化的纸钱一陌，火光熊熊，象蛇舌般一伸一卷，纸灰儿便成群结队，变成几千对白蝴蝶，纷纷飞入天空。那哭声甚是清晰，如蜀道闻鹃，如巫峡啼猿。只听得那边哭道：“哎呀，我的彩鸿姊姊呀！想你是：

义侠风流迥出尘，最无情处最多情。春山抱翠横眉妩，秋水凌波拟洛神。道韞诗才原不俗，隐娘剑术本来精。一腔热血为谁洒，两字恩情总宿因。不为才高催命短，只缘情重觉身轻。亚东女界沉沉黯，狐媚原知是兽心。闭口莫谈已往事，伤心谁是过来人。每逢落魄思投石，不管我街冤在覆盆。天理人心两歇绝，忽来海外女知音。奇情磊落掀河岳，大义昭垂炳日星。偶试奇谋副金任，欲凭纤手振乾坤。多感你，恩逾春水深千尺，那料你，命比秋云薄几分。

在下听到这里，象当年神珙侍者窃听潇湘妃子在假山背后唱葬花诗一般，不觉痴了，一时心酸意癡偷偷的洒了几点同情之泪。又听那边哽咽了一阵，重新哭道：

曾记得，艳阳三月花如锦，胜地沪江结比邻。云树远穷千里目，绿杨低护两家春。我与你，晨窗并坐把诗书读，我与你夜月同拈乞巧针。绿芜春郊朝试马，红灯秋雨夜谈兵。闺房携手人如玉，姊妹同心利断金。一自人天挥手去，淡烟笼雾不分明。这几年来，愁闻鸚鵡呼名胜，怕检鱼书手泽存。魂魄不曾来入梦，只剩得，秋风秋雨打秋坟。黄泉碧落难相见，道士鸿都何处寻。想你是，涉降在天灵不昧，缘何避面若尹邢。好教我，百年万事都无据，一日三秋易断魂。

那人哭到这里，声音愈转愈细，后来噎的一声，竟如《广陵散》中绝，没有一些嗣响。停了一会，陡听得一片惊惶号哭之声，其中夹着男子呼号声，小儿呱呱哭声，和方才的娇啼宛转，截然不同。在下忘其所以，取手帕揩了一揩泪眼，踱上前去看时，只见墓前竖着一方石碑，碑旁边侧卧着一位淡装素服的女子，年事不满花信，玉容惨白，云髻蓬松，口鼻上、衣襟上、草地上，眼泪鼻涕，粘粘牵牵，也分不出多少；头横边陈设着几件俎豆，打翻的打翻，倾覆的倾覆，残羹冷炙，狼藉满地，把香烟的余烬都溅灭了。

半空中几只乌鸦望见地上散摊着珍珠似的白饭，想伸爪下来攫食，又畏人众，只在离地数丈处，盘旋不落。那女子两目上插，身体动都不动，已经晕绝了。在下心里暗想，方才呜咽痛哭的，一定就是此人。靠那女子胸前，跪着个男子，虽看不见他面目，但从他背形体量起来应是一位少年，且说不定和那女子是夫妇关系。只听他连哭带喊的说道：

“绿绮，绿绮，醒来，不要哭了。彩鸿姊姊仗义舍身，果然死的可伤，我们俩实在对他不住。只是死者不可复生，我们一味的恸哭，也是无益，待来世报答他罢。你身子也要保重，彩鸿姊姊在天有灵，见了你这个样儿，心里也是要不安的。绿绮，醒来，你看鸿儿啼哭着叫唤着妈妈，要你抱哩。你舍得不抱他吗？”那男子哭着，把怀中一个周岁大小的婴孩授过去，置在那女子胸前。旁边立着几个奶妈子，一个穿黄色衣裳的汽车夫，也有偷搵泪点的，也有帮着那男子叫唤，说奶奶醒来醒来的，闹了一阵，那女子眼珠儿渐渐活动，从樱桃小口内，吐出一口白涎，就醒了转来。那男子随手替他拭去，并伸手按摩他的酥胸，那女子并不理会，从喉咙里发出一种极缓弱极凄惨的声浪，哭出几句尾声来，道：

今日里，麦饭一盂循俗例，如何报答此深恩。杜鹃血泪频番洒，怕也滴不到黄泉第几层。你如此红颜如此命，不因急难不伤身。生前历尽沧桑劫，身后何须千载名。哎呀，我的彩鸿姊姊呀，从来天道是难论。

那女子哭到最后一句，气也竭了，泪也尽了，从眼眶中漏出两条血线，挂在他惨如死人的面上，红白相间，鲜艳绝伦。众人一见之下，个个咋舌掩面。那男子顾不得众人在旁，把那孩子授在一个奶妈手里，自己上前抱住那女子，滚在地上，号啕大哭起来。那孩子吓昏了，瞅着两只小眼睛，在奶妈手里阿爹阿妈的啼个不住，这一哭，直哭得天昏地暗、兔走鸟飞。后来经众人横劝竖劝，那男子先住了哭声，不管那女子允不允，吩咐众人搀扶他起来，或推或挽的拥护到路旁边一辆汽车上坐了。那男子把小孩接在手里，坐在女子身旁，那汽车夫坐在前面，把轮机拨动，轰轰几声，驶入斜阳里面，一转弯就不见了。只留几个丫鬟仆妇，在坟前收拾祭具，还不曾回去。正是：

卅六鸳鸯同命鸟，一双蝴蝶可怜虫。

第二回 酒 楼

紫陌游尘起暝烟。桃花红隐竹林边。清明时节酿愁天，落照犹留归缓缓。游丝不断恨绵绵，更无人语晚风前。（《浣溪纱》）

且说那汽车载着一枝冷艳，万种幽愁，没入斜阳影里。在下目送他去远，回转头来，见三四个仆妇丫鬟爬在地上，正在七手八脚的收拾祭器，可笑其中有一个老妈子，乘他人不见，拣一块油肥的冷肉，向嘴里一塞，他的面颊，登时就凸了起来。在下冷眼旁观，遇见这许多形形色色，一时好奇心勃发，走上一步问道：“唉，你们几位妈妈，从那里来的？你那主人姓甚名谁，现在又往那里去了？”那丫鬟仆妇们没有留心，个个吓了一跳，回转头来向我浑身上下端详了一会，默不则声。其中只有一个丫鬟风致楚楚，穿一套玄色提花罗缎的袄裤，年纪约在十七八岁，举起一双俏眼，向我眨了一眨，发付众人道：“时候不早，我们赶紧走吧。这地方阴森森的，魑魅魍魉，都趁着黄昏日落，出来现原形了。”于是仆妇们提着筐槁在前，那丫鬟夹紧屁股，一歪一扭的跟在后面，走不满几步，又把手帕掩住嘴唇，回头笑迷迷的溜了我一眼，才真个走了。在下起先受他一顿毒骂，心里未免有点发恼，后来见他这种妖形怪状的，也就付之一笑。暗想丫头自有一种丫头腔，我和你萍水相逢，问一声你主人名姓，并没有什么失礼，你不该就出口伤人，既骂我了，何事再做出这种临去秋波，难道你认错题目，使出吊膀手段来么？那真是失之毫厘，谬以千里了。在下是：

梦觉扬州已十春，天涯落魄太愁生。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载酒何当眠北里，登墙从不戏东邻。温柔乡里无缘分，况在你梅香使女们。辜负风尘一知己，秋波临去枉垂青。申江十里繁华梦，想吃天鹅大有人。倘然你，寂寞空房难独守，飘梅结实自关情。马夫戏子般般有，何不去，配一个西方弼马温。

笑话少说，且说那一群仆妇丫鬟去后，天色已渐渐黑下来，在下还是恋恋不舍，学着蔡邕读曹娥碑方法，走上去读那碑文，又用目力，又用手力，费去数分钟的功夫，才把石碑上字句，一一细辨出来。原来石碑正中，凿着九个篆文大字，是“金陵女子冯彩鸿之墓”，左边角上，注出“受恩人施同善施崔绿绮薰沐敬题”几个小字。在下读罢碑文，心里暗暗量度，弄得一半模糊，一半明白。咳！美人黄土，能有几时，苍狗白云，都无凭据。恩恩怨怨，死死生生，世人看得忒嫌认真，所以情天恨海中，多添出几本《红楼》册子来了。

独步寻芳归去迟，六街万户上灯时。但见那，轻车摩托如飞去，满载虬髯碧眼儿。电影楼台教歌舞，天涯花月系情思。有的是，西方彼美钟灵秀，有的是，北里佳人斗艳姿。同是申江同此日，忽闻欢笑忽嗟吁。可见得，繁华聚散皆如梦，生死存亡两不知。

在下走不到几步，忽觉背后有人在我肩上轻轻一拍道：“唉，东野，你一个人在这黄昏夜色中，踽踽独步，不是有什么幽期密约么？仔细踏上了仙人跳。”在下猛不防，吓了一跳，回头看时，乃是一位知己朋友，名字唤做顾兰臣的，就埋怨他道：“你这个人做事，总是鬼鬼祟祟的，吓着我算什么呢！”顾兰臣笑道：“你不是鬼鬼祟祟，也不去吊人家使女的膀子了，这又算是什么呢？”在下听得他说话促狭，不免也发笑起来，说道：“方才那件事情，已被你看见了么？只是落花有意，流水无情，我并不是风流唐解元，你不

要错疑我有‘三策姻缘’。不过那多愁多恨的佳人，我不晓得他胸中有若何委曲？那埋玉埋香的女子，我又不晓得他生前有几多韵事？一个闷葫芦未曾完全打破，心里总是不能释然。我想一个人无论死得若何惨痛，只要寒食东风，年年芳草，有这样一个知心着意的美人儿，前来挥洒几点热泪，滋润一滋润坟土，也可以泽及枯骨，得大解脱了。怎奈这种幸福，男子不得享受，反被裙钗专利了去。你看贾宝玉、韦痴珠，空有此愿，不曾有此福。象我辈浊物，更休要梦想了。”顾兰臣哈哈大笑道：“你说出话来，总脱不了书呆习气。那黄土美人生前造下半部情史，一出悲剧，我倒略知一二。你要晓得，却是不难，只消破一破怪囊，请我三觥大号花雕，我就把他和盘托出，做一个下酒物如何？”在下笑逐颜开的说道：“真的吗？妙哉，妙哉！依你，依你。”于是两个人乘着电车，同到福州路中一所酒店里，登楼一望，好一个所在。只见：

电灯如水映窗虚，列坐着，无数高阳旧酒徒。东道几人来做主，西江一口剩无多。金樽玉箸添红侣，竹叶梨花泛绿波。这壁厢，浩气长虹惊骂座，那壁厢，泥人小鸟唤提壶。杏花天上人来去，孙楚楼头事有无。柳树风吹香细绕，醉人屡舞影婆娑。半斤八两浑闲事，七巧三元随意呼。酒保传宣忙不了，只少个，红颜少妇替当炉。

在下和顾兰臣拣一副洁净座头坐了，吩咐酒保取上两壶绍酒，几碟京菜，两个人开怀畅饮起来。三杯下肚，在下就催顾兰臣快把奇女子冯彩鸿生前的历史说出来，顾兰臣满举一觥，说道：“这一段故事，讲起来话长，你要晓得姓冯的历史，不可不先晓得姓崔的家世。”在下忙问道：“是不是今天特地来扫墓，并在墓碑上叙名的那位崔氏夫人？”顾兰臣点点头，从头至尾的开讲道：

崔家小姐擅风流，一种轻柔水不如。两字芳名称绿绮，百年好事缔红丝。人逢豆蔻娇年纪，天与芙蓉绝世姿。进士由来称不桀，清才自幼解吟诗。谈家乘，衍宗支，门对钱塘水碧漪。西子湖光收笔底，南屏黛色上蛾眉。更喜他，北堂乐事承萱草，东阁才华赋竹枝。万顷情波鸥作伴，六桥春意蝶先知。他父亲是沪江十里经商惯，握算持筹利不貲。移植名花娱晚景，在静安寺路上，别营金屋已多时。他表兄是，约翰书院为高足，表字长衡祖姓施，斜上旁行大手笔。多感那，紫髯碧眼小宗师，两家旧结朱陈谊，竹马青梅事有之。

顾兰臣说到这里，饮了一杯酒，润一润喉咙，接着说道：绿绮小姐的父亲，见他表侄生得一表非凡，并且学问文章，中西一贯，料他将来定有出息，又得着妻子女儿的同意，就定下主意。

许把芰萝溪畔女，配他歇浦弄潮儿。郎情美满怀中月，妾意圆融掌上珠。只待他，春满玉堂蜂作使，曲歌金缕凤来仪。那晓得，情天懵懵如中酒，世事纷纷似弈棋。谣啄鸩媒纷作梗，摺梅结实误佳期。险些儿，百年好合成虚愿，两地相思无药医。可见得，女子小人难养育，害人家骨肉被嫌疑。人心自古难窥测，天道从来有报施。

在下正听到得意忘言之候，顾兰臣忽然噤着口不说了，一手举着酒杯，凑在嘴唇上面，待呷不呷，两粒骨溜溜的眼珠，不住的向左边桌上去。在下心里有些诧异，随着他的眼光向左望去，不觉暗暗好笑，原来左边桌上，坐着一位少年，自斟自酌，看他浑身打扮，面上敷着雪花粉，衣上洒着香水精，鼻架托力克眼镜，口衔三炮台香烟，一种轻薄浮滑之态，诚中形外，若不是洋行中的小鬼，定是拆白党里的健将。那少年身畔，不知从哪里飞来的一只山梁雌雉，年纪约有十六七岁，身量苗条，骨格风骚，面目位置，却也略带三

分姿色。只见他伸出一手，搭在少年肩膀上，笑道：“温大少，怎么这几天不来我家？奴甚牵记你呢！”那少年摇摇头笑道：“再不要说起，那老婆子真可恶……”在下见顾兰臣对那雏妓看得出了神，便举杯尝着一口酒说道：“这一壶酒不好，带一点酸味儿。”顾兰臣蓦地被我叫转，尝着酒茫然说道：“果然带一些酸味。”在下笑道：“可是那堂倌弄差了，把醋给我们吃了。你看：

那女儿卖弄忒风情，倒像是，生意人家小出身。桃叶渡头曾照影，枇杷邻巷半开门。三生石上成鸳侣，一树庭前记马缨。你镇日寻春北里去，定和他，姻缘露水结同心。新添孽海千重浪，旧梦巫山一片云。今日里，狭路冤家逢一处，意中人伴眼中钉。一株秾艳谁为主，两只猫儿合吃晕。妒火中烧无处泄，霎时打碎醋油瓶。

顾兰臣听着，嗤的一声，喷酒满台，呵呵笑道：“你说话倒会放刁，只太嫌拟不于伦。你看，提起曹操，曹操便到。那少年不是跟着那只雏妓打茶围去了么，说不定就要落厢。你晓得那雏妓是谁？他姓金，名唤月娇，他父亲金武良，绰号偷油老鼠，以前便是崔家的帐席。绿绮小姐的父亲崔真耀待得他怎么样好，他恩将仇报，几弄得主人阖家破人亡。谁知天网恢恢，疏而不漏。他一身果然没有好结束，还遗下他亲生女儿，出来做这种勾当，真活活的现世报了。我正自感慨不已，那里还有妒忌的心思。呵呵！我醋倒不曾吃，你酒是罚定的了！”在下道：“冯彩鸿的历史究竟是什么样的？你又声东击西的说到题外去了。”顾兰臣摸出表来一看，道：“呀！时候不早了！冯彩鸿一生历史，离离奇奇，累累坠坠，真如一部“二十四史”，不知从何处说起。但就他闺中密友崔绿绮身上略叙几句，已经费了多少时刻，若要全讲出来，怕说一夜还不肯完呢！横竖你晚上闲着无事，我们何不天天到这里来，你替我会酒钞，我替你说新